

随笔

心里的生活

□李泱(宁夏银川)

和小龙成为朋友,已经有很多年了。这些年里不少事情在变,似乎只有他保持常态,以及他和我之间的关系。见面频次不多,在楼里偶尔遇见遥遥相视而笑,彼此因忙碌致使冗长间隔期的疏离也融化在笑意里。我享受这种稳定性。

和他认识是在一次培训中,我报到稍晚,拿着房卡推门而入,他刚洗漱出来,简单打了招呼后,因同龄人很快找到话题。程式化的工作,倦怠的家庭生活,还有裹挟着最后一丝倔强的爱好。我们共同的落脚处在阅读,很难在同城遇到喜欢阅读的同龄人。当晚聊什么书忘记了,但我而言,阅读同旅游一样会带来很丰富的体验,那是读者与作者的心流交互。经验与知识的分享让我们跨越陌生,探索自己内心是孤独的事,但若能和同频的人交谈,能体会到难得的确定与被确定,棋逢对手,放心触探彼此的直觉和天赋。看透生活底色并不是什么坏事,但我们也算不上什么勇士,只是保持了一部分积极意义的思考和探索。

他喜欢网球,看他筋骨精瘦,却也是个半职业化的选手了。和他练过一次,那是黄昏前的一处野球场,南边水上公园的小孩声浪被薄热隔绝,四周树木在微光中泛着厚重的墨绿。只见他双手握拍,双腿移动迅捷,脸上隐隐飘过平日少见的肃然,后来他说这是他为数不多能专注享受的事。保留在视觉性的观察里的

快乐,剥离了复杂的目的,剩下就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过程。运动是一个和自己对话的过程,其间每个片段和瞬间都会带给人充沛的感受,而不是一定要做到什么高度。

他老家有座老院,有次说起周末回家打理那片果园,我说你现在过的是梭罗式的生活啊。虽然不能目睹,听他讲述整个修剪的过程就很有画面感,不同于梭罗的是,他不用在意经济价值,近乎荒芜的园子并无太多生气,但享受的是重返自然的幻梦。同打球一样,适当跳脱出生活局限,褪下所有属性标签:密友,丈夫,家庭生活,孩子,尽力延展和扩大同自然的接触面,把自己掏空,把体力用尽,整个人如同发烫的机器再不能运转,像洗桑拿一样享受那些夜晚,用自己蒸腾出的热气来温暖自己。

后来他又送我本《加西亚·马尔

克斯访谈录》,我想他是已经读过的,这方面他一直走在我前面。年初DeepSeek刚兴起时,我还处于摸索了解阶段,同大部分人一样,协助处理简单的材料通知之类,待我培训回来的一次交谈中,得知他已开始用DeepSeek翻译拉丁美洲诗人的诗歌了,他拿起手机给我举例,通过他斟酌框限的问题,软件翻译的成品已经好过纸质书中作者的水准了。他最后的定义是,如何提问是挖掘软件潜力的最重要的技能,指示简练精准,才能得到高质量的答复。我才晓得又落在他身后了,这个钟爱竞技运动与田间晚风,又无时不在精进融入世界能力的人。

那本访谈录里有这样一句话,“我想是年龄使我认识到,情感和柔情,发生在心里的那种东西,终归是最重要的。”



繁花。李振文摄

贺兰山观日出

□马汉文(宁夏银川)

我素来不敢存避暑之望。去年,却在炎如火烤的八月,到贺兰山民宿小住,而且一住六天,真有移居广寒宫,“高处不胜寒”之感。山顶最高处,海拔3556米,乃观日胜地。每天登山看日出的男女老少甚多。

是为瑰丽的日出所吸引,也是为观日出的人潮所诱惑,我也拂晓即起,夹在密集的人群中,既观日出,也看观日出的人。

星期一。6点20分登上山顶,无云无雾,远处大地,一片苍茫。天际堆积鳞状灰云。正东方,渐现雪红。红中又现晶亮豁口,以为日从中出。正凝视,却见豁口渐渐扩大,金色天际一片透明。此时,朦胧的远山脊上,出现一道红弧,不时跳动,冉冉上升,渐呈球状,须臾金黄,嵌于蓝天。时7点又10分。

星期二。6点40分登上山顶。有雾,似条条薄纱,轻轻飘动。风渐大。千壑万谷,云海如潮,苍色山峰,时隐时露,宛如仙境。雾渐重,时已7点,人多以为无日出,怨而离去。突

然一片欢呼,见远处乌色云幕中,现出一小条血红,缓缓浮动,如一片红唇。细视之,方知是日,其上下为云雾所遮。几位早已摆好架势的少女急呼男伴:“快照,快照!”她们意不在观日,而在借日出的背景留下自己的倩影。

星期三。6点50分登上山顶。云雾浮动,如烟如潮。雾渐开,东边天际,于乌紫云线上,有两道彤云,一如缀于天际的两条彩带,圈出一小片发亮的蓝天,如碧澄的湖。7点20分许,乌紫云渐成黄色,疑日之将出。突然风大作,团团云雾滚动,天边之黄色光波顿失,一场人们渴望的日出,顿被云雾所遮住。

星期四。晨起月明星稀,以为看到日出无疑。6点40分至山顶。山下乳色云雾平整如水面,露出近山清晰的上半部,如海中之绿岛。东边天际明朗,但天地相接处呈乌灰色。7点15分,天际出现彤云,继而晶亮,接着一束强烈红光辐射中天,完全是日出前之征状。渐渐云海升腾,如倒于碗

中的啤酒,泡沫升腾,渐盖山顶,团状云快似浪汹涌,东方锦云黯然,失却辉煌之景象。虽不见日出,却聊以自慰:见到了极好的月色。

星期五。6点30分登上山顶。天晴明,没有峥嵘奇崛的云景。雾如烟,给人以梦幻感。也没有风,彤云凝固了似的。至7点20分,仍不见日出。积数日之经验,以为无日出了。正朝山下走,猛抬头,只见云堤之上,红日如血,冉冉上升。无云翳,无辐射之金光,平淡得很,平常得很,没有任何渲染,没有任何烘托,一轮红日,便升出云堤,挂于蓝天,久久不曾有炫目的光辉。

星期六。6点30分,我夹在人群中登上山顶。雾满山谷,苍茫一片,与天相接处呈深褐色。长天一线,其上浮动暗色红晕。6点50分,东方天际出现一小块红云,像预告日之将出。很快红云扩大,渐于彩霞融化。彩霞中,飘着缕缕金色游云。7点15分许,红日浮上云层,升于蓝空,极红,至7点19分,始见四射的光芒。

一桶水,一棵树一辈子

□崔娅娜(山西襄垣)

记忆中的“长期主义”,是跟在爷爷屁股后头看他挑水。那年旱得厉害,庄稼卷着叶子,像被火烤过。

村头那棵老槐树也半死不活。爷爷却每天鸡还没叫就起身,扁担吱吱呀呀地响,水桶晃出一道小弧线。一桶、两桶,井水倒进树根旁的泥坑里,转眼就被吸得干净。村里人笑他:“一棵树能当饭吃?”爷爷擦把汗,不吭声,第二天照样来。

我问爷爷:“这样做能救活大槐树吗?”爷爷给我讲了“愚公移山”的故事,然后继续挑着水向村口走去。

第二年,老槐树抽出新叶,爷爷笑了,说:“功夫不负有心人,你太爷也能安心了,这树是你太爷的父亲种下的,这么多年老槐树都枝繁叶茂,到了我这里我也会让它枝繁叶茂。”

后来爷爷走了,树还在,风一吹,叶子哗啦啦响。我终于明白,爷爷的坚持便是长期主义。如果你有不怕输的精神,那你便会赢。

朋友有一对儿女。女儿上六年级,英语却念得比一些大学生还溜。外人惊叹,朋友只是笑:“没别的,就是在上学放学路上背单词。”刷牙间隙、三餐间,播放的全是英文绘本。

朋友的儿子刚上一年级时,数学不及格,但经过一年的不断练习,二年级的期末考试数学考了93分。别人问他怎么做到的,他说没有别的,就是坚持。时间被他切成一小块一小块,再慢慢垒成高塔。旁人说苦,他说习惯了。原来长期主义不是咬牙切齿,而是把正确的事揉进日常,像盐落进水里,处处有味道。

想到三年前的自己,熬夜、刷短视频,日子过得像没拧紧的水龙头,滴滴答答地漏。后来病痛缠上了我,看着网上各种励志的事件,心里空落落的。于是暗自下决心给自己定了三条小规矩:隔天跑三公里、一周读两本书、每天写两百字。

开头也狼狈:跑八百米就喘、读书三页就困、写两行就卡。我没退,只是把步子再小一点:跑不动就走完三公里,读不完就翻十页,写不出就抄一句金句。三个月后,偶尔也能坚持跑完三公里;半年后,每周看两本书已经形成习惯;三年后,键盘敲两千字不再卡壳。身子轻了,眼睛亮了,心里也长出一条路。

回头想想,爷爷的树、朋友的孩子、我的字,其实都在炖同一锅汤:选好料,添足水,小火慢熬。火候到了,汤自然香。长期主义不是远方的灯塔,是眼下灶膛里跳动的火苗。它允许你慢,允许你笨,允许你偶尔添冷水,只要锅不熄火。